



龍門陣

吳玉老平叛記

火燒万卷樓

匪夷所思的勾心斗角

何故全四川見不到一個「蜀人」？

「禁政」黑幕

雪山殉情

跋劉光第詩稿墨迹照片

新疆的野人

楊滄白先生二三事

巫教的遺風——跳端公



1981年第3輯

總第5輯

121.7
4
(5)

刘光第诗稿墨迹照片

龙门阵 1981年第3辑（总第五辑）

《龙门阵》丛刊编辑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战旗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4.5 字数140千

1981年7月第一版 1981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49

定价：0.35元

封面：夏达正

题字：萨空了

211217
4
5

龙 门 · 阵

1981年第3辑 (总第5辑)

稗官野史

吴玉老平叛记·····	张惠昌 田 青	1
尹昌衡舌战赵尔巽·····	李思楨 王治平	8
匪夷所思的勾心斗角		
——刘湘“拱卫”蒋介石·····	徐伯威	12
“禁政”黑幕·····	丁 东	36

帐 记

——四十年代某校纪事·····	赁常彬	44
-----------------	-----	----

农民起义英雄谱

中州传警号		
——《白莲女杰》第三章 (一、二节)·····	蒋维明	50

人物志

跋刘光第诗稿墨迹照片·····	徐无闻	57
杨沧白先生二三事·····	何 铮	61
难以忘却的记忆		
——记许寿裳、乔大壮、马宗融三老之死·····	马小弥	65

历史小品

李调元遗砚·····	嘉 龄	70
火烧万卷楼·····	一 苇	71

对联丛话

重庆联话六则·····	彭伯通	87
-------------	-----	----

村学究笔记、诗话

- 如是我闻录.....天 君 91

谈古论今

- 说话的艺术.....韩克定 93

探艺录

- 薛宝钗的《柳絮词》与侯蒙.....秋 穗 95

- 杜诗札记.....刘开扬 96

山歌闻竹枝

- 庚申夏日客郫县杂咏.....桀 散 100

鸿爪留痕

- 古刹随想录.....李德森 101

- 灌县纪游.....傅承烈 105

风土志

- 何故全四川见不到一个“蜀人”？.....魏炯若 106

- “湖广填四川”三百年后闻见录.....庾国琼 112

- 巫教的遗风——跳端公.....代 冲 117

- 凉山彝族的婚礼.....金 光 123

风情画

- 雪山殉情.....纳西族 杨世光 126

- 十九世纪中叶的成都风俗画.....野 庵 142

新聊斋

- 新疆的野人.....敬文温 133

笑 林

- 古笑话四则.....博 泗辑译 139

- 天一句地一句.....管维良 141

补白三则

吴玉老平叛记



张惠昌 田 青

这是一个初冬的晚上，时间约摸八、九点钟。成都东大路上的头一个站口龙泉驿，平日本来是商旅辐辏，热闹非凡，可是自从赵尔丰在省城大肆屠杀保路同志会的请愿群众以后，搞得各地“府县乡境，一律闭户”。因此龙泉驿这样偌大一个场上，白天都是路断人稀，这时早已灯消火灭，到处黑沉沉一片，只有那不时传来的一两声长空雁鸣、荒村犬吠，反而更加衬托得四周象死一般的沉寂。

在夜色苍茫中，只见一骑快马，从成都方面急驰而来。骑马的是一个青年军官，名叫林绍泉，是清朝新军中的一名教练员。他在黄昏时候，才奉到总督赵尔丰的命令，派他火速前往资中，迎接入川查办铁路风潮的钦差大臣端方。待他赶到龙泉驿时，天已黑尽了，只得找个旅栈歇下，匆匆吃完晚饭，正准备就寝，以便明天一早赶路。忽听得附近陡然爆发出一阵欢呼之声，在这万籁俱寂的场镇上，更显得有地动山摇之势。林绍泉吃了一惊，心想莫不是这里的群众，也象省城里一样闹什么示威请愿？急忙蹑脚步出店门，循声前去一看，只见得场口山王庙中，灯火通明，黑压压站了一地的倒不是什么示威群众，而是一队队武装士兵。

他刚刚一步跨入庙门，只听得“砰”的一声，冷不防一粒子弹向他射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得有个人猛地将他一推，那粒子弹刚好从他耳旁擦过，同时听得一声断喝：“这是林教练官不许动手！”

——这一声喝令的是什么人？原来是清朝陆军十七镇的一个排长，姓夏名之时，早年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同盟会，当四川保路运动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看到革命的时机已到，便准备发动起义。当时他奉命率领步兵一队驻守龙泉驿，另外驻在龙泉驿的还有骑兵和辎重兵各一队，他便趁机向士兵们进行革命宣传，三队士兵莫不义愤填膺，都愿意反戈一击，一起推翻满清王朝。这天晚上，夏之时集合三队官兵二百余人，在龙泉驿宣布起义，当场将指挥官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处死。正在士兵们庆祝起义成功、欢声雷动之际，林绍泉恰恰前来撞上，内中一个士兵认识他是教练官，打算也和魏楚藩一样一枪结果他的性命，若不是夏之时当场喝住，他也早就一命呜呼了。

待林绍泉惊魂稍定，夏之时便向他晓以大义，说明革命洪流势不可挡，清朝的专制统治必定灭亡，希望他一道参加起义。林绍泉此时感到走投无路，也就只得应允了。这是1911（辛亥）年11月5日（旧历十月初二）的事。

当晚，士兵们一致推举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立即整装东行，直奔重庆。由于端方率领的鄂军驻在资中，起义队伍不得不绕道由小川北走，沿路晓行夜宿，到11月22日才到达重庆浮图关。在革命党人的协助下，胜利地开入了重庆城。当天，重庆各界在朝天观举行大会，成立了蜀军政府。推举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林绍泉为总司令。通电全国宣布独立。

蜀军政府成立后，立即组织军队，准备进军成都讨伐赵尔丰。张培爵知道吴玉章同志是同盟会总部派回四川工作的，便一再催促吴玉章同志前往重庆共图革命大业。当时吴玉章同志正在领导内江起义，成立了内江军政府。他接到信后，对全国革命形

势作了通盘考虑，认为必须与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才能打开局面。因此，他在把内江的工作安顿就绪之后，于12月2日起程，连夜赶往重庆。

正在此时，重庆蜀军政府内部却发生了一次严重危机，若不是吴玉章同志即时赶来，当机立断，几乎要动摇根本，刚成立的革命政权会顿时瓦解冰消。

原来这次出兵成都，决定由副都督夏之时亲自领兵出征，分兵三路，以总司令林绍泉兼北路支队长。委任状刚刚发下后，这位总司令一看到“支队长”这三个字，便大动肝火，认为夏之时太不讲交情，夺了他总司令的职权。他自以为过去在新军中的地位比夏之时高，夏不过是个排长，他却是个教练官，因此平日眼里根本就没有这位副都督，而今夏亲统三军出征，他林绍泉不过是一个支队长，叫他怎能心服？本来参加起义就是出于被迫，对革命根本没有什么认识，不过是想争权夺利、升官发财。今番又认为夏在故意压抑他，于是一怒之下，就将发给他的关防、委任状当众撕毁，破口大骂，并提起手枪闯进军政府要找夏之时拚命，吓得这位夏副都督躲藏不迭。当经众人劝住，好说歹说，才悻悻而去。

林绍泉回到总司令部，怒犹未息。此时他部下三个团长舒伯渊、周维新、周少鸣和教练官汤维烈乘间进言，齐声说道：“他张培爵、夏之时算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总司令的功劳，他们能有今天的地位吗？我们弟兄追随总司令多年，今天看到你屈居于他二人之下，我们也是不服的。”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于是几个人就密谋策划，准备在北伐军发弹时一齐哗变，颠覆蜀军政府，共推林绍泉为都督。

吴玉章同志来到重庆，正是林绍泉纵容士兵到处骚扰掳掠闹得全城人心惶惶的时候。都督张培爵本是一介书生，夏之时在军队中的资历声望都没有林绍泉高，因此对林的破坏行动毫无办法。当张培爵一见到吴玉章同志到来时，真是喜从天降，急忙拉

着他的手，要他快快拿个主意。那时吴玉章同志正是三十出头的人，血气方刚，有勇有谋。他听了张培爵的叙述以后，不慌不忙地说：“为今之计，只有首先严明纪律，才能维护革命政权。我建议立刻召开一个紧急军事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还必须实行军事裁判，以严明军纪。”

张培爵听了之后，很赞同这个意见。这时虽已深夜，仍立刻下令召集全体负责军政人员开会，规定不许携带武器入场，并调集近卫军一连在会场四周严加戒备。不一会，人们到齐，会议开始，夏之时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请全体讨论解决。

林绍泉首先站起来大声说道：“我林某罪多得很，砍关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状，其罪二也；辱骂都督，其罪三也；闹军政府，其罪四也。看你们敢把我姓林的怎么样？”气势汹汹，说完就坐下，会场上的人面面相觑，没一个人敢起来发言。

吴玉章同志看到林绍泉这种无法无天的情状，竟没有一个人敢于起来斗争，非常气愤。心想既为革命党人，对清朝反动政府都敢于起来革命，为什么对这么一个骄横不法的悍将就束手无策呢？于是从容地站起来说道：

“我们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并不是以暴易暴。我们革命党人是不畏强暴的，如果我们今天刚一胜利，就横行霸道，和清朝官吏一样，实在违反我们革命的初衷……”

他沉痛地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与会的人莫不为之动容。最后，吴玉章同志主张执行革命纪律，把这个会议变为军事裁判。全场热烈鼓掌表示同意，这时林绍泉才不得不低下头来，感到形势的严重。

接着夏之时说：“我是当事人，不便主持裁判。我提议请最近由同盟会总部派来的吴玉章同志作裁判长。”会场又爆发出如雷的掌声，同呼赞成。吴玉章同志毅然接受了大家的推举，并且向全体到会人员约法四章，他说：

“要我担任裁判长可以，但必须依我四个条件。第一，我说明犯罪的行为时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二，我判决的处罚也必得众人的同意；第三，犯罪人在判决后得申诉或声明不服，并说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决后一定要遵照执行。必须大家都赞成这四个条件，我才能就职。”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是最公平的裁判法，我们赞成。”

会场登时鸦雀无声，异常严肃。大家屏神静息地要看看怎么个处理法。吴玉章同志坐上了首席裁判座，首先详细说明林绍泉的犯罪行为违背了革命的宗旨，危害了人民的利益，无异企图推翻革命政府，最后提出应照军法处以死刑。问大家同不同意。没有一个人反对。于是又问林绍泉是否服罪，限他两分钟答复。

这时会场气氛紧张到极点，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平日骄横不法，嚣张万分的悍将身上，看他如何答对。只听得会场上的一大挂钟嘀哒嘀哒地摆动着，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空气也好像凝固住了。好不容易两分钟过去了，林绍泉却默不作声。又宣布延长五分钟，他仍不讲话。经裁判长再四催促，他才说：“说我想推翻军政府，我却没有这个心思。”

吴玉章同志听了这番话后，立即严肃地指出：“我不能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心思。但判断犯罪是以客观行动为标准，你的行动是危害军政府的。”

林绍泉此时再也无话可说了。于是裁判长就请夏之时执行判决。那知道这位夏副都督却这样窝囊，当着这紧要关头，却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只听得他说了几句应该特设什么什么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裁判既是特设的，执行也应该特设才是。因为说得含含糊糊，有些人把“特设”听成了“特赦”，于是这些刚才拥护判决的人又一窝蜂地反过来为林绍泉辩护，说林也是参加了起义的人，应该从宽处理，赦免了他算了。

面对这种是非不清，法纪不明的情况，吴玉章同志非常气愤，认为大家刚才约定的条件，不应该马上就自己推翻。此时会

场上七嘴八舌，乱成一片，辩论了一个小时，还是得不出个结果。当时恼了一个激烈的革命党人，猛地一下跳上桌子



子大叫道：“像你们这样怯懦畏缩，能做得成什么大事，我就拿炸弹来把大家炸死算了。”经他这么一叫，那些胆小怕事的，立刻噤若寒蝉，内中几个胆子大些的还在唠唠不休。还是吴玉章同志站起来发言，才把大家的情绪缓和下来。他说：“大家不必性急，我试问象林绍泉这样蛮不讲理的人，如果赦免了他，谁能保他以后不作乱事呢？”

这时林部下的团长舒伯渊站起来说：“我保他！我们四团人保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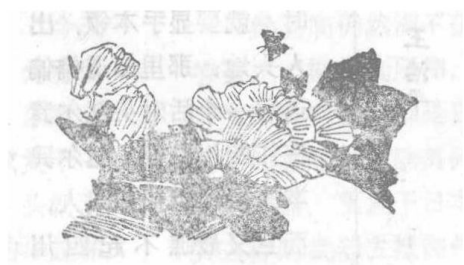
话犹未了，卫队中几个士兵就齐声说：“就是这个姓舒的家伙最坏，无恶不作。这次叛乱，都是他们几个怂恿的。”这话一说，刚刚才缓和下来的会场气氛，又再次紧张起来。接着由都督直辖的近卫军士兵，纷纷挤进会场，齐声对叛乱分子加以指责。士兵们都是全副武装，有步枪，有手枪，还有刀把上系着红绸的大马刀，一霎时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吓得那个姓舒的团长，抖作一团，怕士兵开枪打他，急忙低下头去躲藏，哪晓得心里着慌，猛地一头竟碰到桌子角上，登时鲜血直流。事有凑巧，军政府行政部长梅树南正紧挨着这位舒团长坐着，手里烤着铜烘笼，经这姓舒的一撞，将烘笼撞翻在地，火星乱溅，烟尘弥漫。这一来不打紧，却急煞了会场上的一些胆小人物，以为是开了枪，怕子弹

是认不得人的，于是纷纷夺门而出，争相逃命。那位“敢死队长”石青阳却比别人更怕死，忙中无计，便顺手抓了一个茶几顶在头上满场乱转，吓得连门都找不到了。顷刻之间会场上的人已作鸟兽散，只剩下吴玉章同志和张培爵、夏之时守着林绍泉没有逃走。

乱了一阵，大家看见并未开枪，又才陆陆续续回到会场。好在外面戒备森严，没有一个人能跑得出大门。等到大家重新坐定以后，吴玉章同志看到林绍泉并未趁机脱逃或有什么破坏行动，不免有了一点从宽处理的意思。因此向大家提出：“有人说要特赦他，但是谁能保证呢？这时总务处长谢持、高等顾问朱之洪（两人都是同盟会会员，在党内资望较高）都愿出面担保。经过一番讨论以后，最后决定当场解除林绍泉的一切职务，递解回湖北原籍。次日，夏之时派人雇小船押林起解，船行至野骡子地方，林站在船头小解，被押解人员推入江中毕命。同时，林部下的四个团长有三个也在重庆一起被处死。重庆人民都高兴地为他们除了一大祸害。

由于吴玉章同志的英明果断，判处反叛，重庆蜀军政府的政权才得到了巩固，没有遭受如成都“十月十八”的惨祸，至今犹在人民忆念之中。

题图 陈政 插图 蒋光年



尹昌衡舌战赵尔巽

——清末尹昌衡是怎样初露头角的？

李思植 王治平

提起尹昌衡，从辛亥革命以后，在成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谈话中，人们一直总是把他当作一个传奇式的四川历史人物流传的。关于他怎样舌战赵尔巽，并慑服了赵尔巽这个阴狠毒辣的四川总督，才得脱颖而出，初露锋芒，以致成为当时四川军人中的一个领袖人物，人们对这段史实，则总是传说纷纭，莫衷一是。现据笔者所知，并通过在场人的证实，把他这段故事情节写出，以供研究清末四川史实的参考。

尹昌衡在清朝末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初回到四川来的时候，本是满怀壮志，磨拳擦掌，打算一亮相时，就要显手本领，出人头地；那里知道偏偏遇着一个活对头赵尔巽在作四川总督。赵尔巽本来就不相信四川人，而且又最瞧不起四川人，看见了尹昌衡身躯虽然魁梧奇伟，但那一

副骄矜傲慢、自命不凡的样子，更是令他很看不顺眼。同时又因为尹是从日本回来，怀疑他会不会和革命党有勾结呢？因此决心不让他带兵，免得掌握了兵权以后，难得提防。于是把尹安插在军务处作会办，编写陆军小学的讲义。尹当然大不满意，平日不免牢骚满腹，流露一些冷言冷语。

恰好那时四川十七镇的新军练成了，赵尔巽在东较场检阅新军之后，感到很满意。有意要亮一手给四川人看看，于是下令在北门外凤凰山来一个实战演习。所挑选的中上级以上的军官全是北洋军人，但又觉得不用一个四川人，怕四川人说闲话。因此在最后要选三个人作裁判时，才勉强选了尹昌衡来凑数。

演习开始了：杀气腾腾，威风凛凛，真刀真枪，煞有介事！四川人那里经见过这种阵仗，真是无人不赞叹，

无人不喊好！赵尔巽这时，自然洋洋得意，分外高兴！

演习完毕后，照例要开一个会，听取裁判的总结。那两个裁判很能体会上宪的意旨，就都推尹昌衡先发言，等尹出一点洋相，以悦总督之心。那知尹昌衡本来就是一个极喜欢出风头，极爱在人面前露脸的人，兼之口齿清楚，声音响亮，遇着这种机会，自然当仁不让，挺身而出。他一开口，就借机把在日本学得的那一套，配上日本的军事设备情况，夸张对比，吹毛求疵的把今天的军事演习，从头到尾，批驳得一无是处，看来似乎极有道理，人人只得点头。两个裁判，听了之后，默然无语，只好连连说：“我们没有话说，我们没有话说！”而赵尔巽呢，这时却弄得局促不安，满肚子虽不高兴，但又无话翻驳，只好憋着一肚子气，暂时忍耐，待机再说！

会后，大家休息一下就聚餐。在聚餐当中，赵尔巽又强作欢颜的举起杯来对大家高声说道：“今天四川新军练成，从今以后，外可以卫国家，内要可以安闾阎，尔巽为川人喜！为川人贺！请大家共干一杯！”说完，把酒杯一举，头朝两边一看，只见大家都忙忙的举起杯子站起来，惟有尹昌衡低着头不动，就象睡着了一样。赵尔巽看见

他这样，把脸一沉，厉声问道：

“尹会办，你为什么不举杯！你听见我刚才的话没有？”

尹昌衡这才连忙把身子一抬道：“大帅刚才所言，昌衡犹有未解，正低头思索，故尔失仪，请大帅恕罪！”

赵尔巽不由得诧异起来道：

“我刚才说的话很清楚嘛！你也是博览群书的人，难道这几句话你都不懂吗？你试说出来听听看，那句话你不解？”

尹昌衡从容不迫，象念台词一样慢慢回答道：“大帅刚才说的为川人喜！为川人贺！昌衡所不解的就是这两句话。”

赵尔巽道：“我刚才不是说得很明白吗！新军练成了，外可以卫国家，内可以安闾阎，难道这还值不得喜、值不得贺吗？”说着把右手朝着尹昌衡一摊，并把眼睛盯着他，似乎是要他拿话说出来的样子。满座的人都面色紧张的瞧着尹昌衡，看他怎样还价钱！

尹昌衡仍然满不在乎的从容回答道：“据昌衡所知，今天我们演习所用的武器，都是日本人早就不用了的废品。而欧美列强现在所使用的武器，更胜于日本！若是以今天这样的武器去抵御外侮，真是自不量力，徒让人笑话而已！况且“孙子兵法”上说的“有兵无将，

兵所以资敌”，今天演习，仅仅看见有兵，却没有看见一个将材！象这样的军队，有什么用处呢！”

赵尔巽听了他这番话，已气得满面通红，但还沉着气把尹昌衡的话重复了一遍道：“没有一个将材！那么，依你看，这些人都不是将材，谁是将材？”

赵尔巽板着一张瘦脸，圆睁着两眼，直盯着尹昌衡。尹昌衡仍然满不在乎的站得笔直，把胸脯一挺，大声答道：“昌衡为国不敢自隐，昌衡就是将材！”

赵尔巽反问道：“只有你一个人是将材吗？另外还有谁是将材？”

尹昌衡毫不迟疑的答道：“周道刚也是将材！”

赵尔巽接着问道：“你们二人是何出身？”

尹昌衡道：“日本士官生。”

赵尔巽冷笑了一下，然后把头一偏，指着在座的人道：“难道施承志、姜登选、程潜、方声涛、赵康时，他们不都是日本士官生吗！”

尹昌衡躬身微笑答道：“大帅无书不读！请问：宋朝李忠定公是何出身（李纲）？秦桧是何出身？文天祥是何出身？留梦炎又是何出身？”

赵尔巽不耐烦的答道：“这有什么说头！都是状元宰相！”

尹昌衡突然把脸色一正道：

“既然都是状元宰相，而其贤不肖，相差竟若天渊，大帅岂可全以出身论人！”

尹昌衡这几句话不打紧，直抵得赵尔巽张口结舌，答复不出一个字来。气得脖子通红，两眼圆睁，嘴里直呼气。众人见了这种情况，无不大惊失色，纷纷离座站起来劝赵尔巽道：“此人酒醉无状，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周道刚更是吓得面色如土，赶快把尹昌衡拖出座来，一面推着他往外走，一面说道：“你酒吃多了！少在这里乱开黄腔！”

尹昌衡和周道刚走后，赵尔巽在众人极力劝慰之下，很久很久，才慢慢平静下来，勉强终了这场宴会。

说到这里，必须插叙几句：赵尔巽原是一个生性刻薄、气量狭窄的人，四川人受害不小，对他一向积怨甚深。曾有人作了一副联语，切他的名字“尔巽”二字道：“尔小生，生来刻薄！”“巽下断，断绝子孙！”因为赵尔巽没有儿女，所以下联骂他断绝子孙。当时这副联语，被好事者贴在成都督院街总督衙门门口。赵尔巽知道了很不服气，亲自把联语改了几个字，改为“尔小生，生来可恶！”“巽下断，断不容情！”从这副联语中，可以

看出四川人对他的怨愤；也可以看出他性情的狭隘。

他今天当着大众的面，被尹昌衡问得哑口无言，心里怎么能够想得过呢！

因此，在他回到总督衙门，吃过晚饭以后，一个人悄悄换了便服，慢慢走出来，也不带一个跟班，从总督衙门旁边一个便门，走到隔壁军务处来。一直走到尹昌衡的签押房门口，看见门是虚掩着的，赵尔巽迟疑了一下，终于把门轻轻推开，跨进房口。但室内却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赵尔巽想道，既然门没有锁，可能他出去不远，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就在桌子面前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等他。等了几分钟，仍不见他转来。赵尔巽抬头仔细看室内，桌子上堆了很多书，高高低低的摆了几叠。另外还有笔砚，有几本白纸钉的本子。赵尔巽顺手拿起一本来，翻开一看，全是文稿和诗稿。看了几页后，赵尔巽不禁心中暗想道：难怪这小子这般狂妄，他倒真的确有一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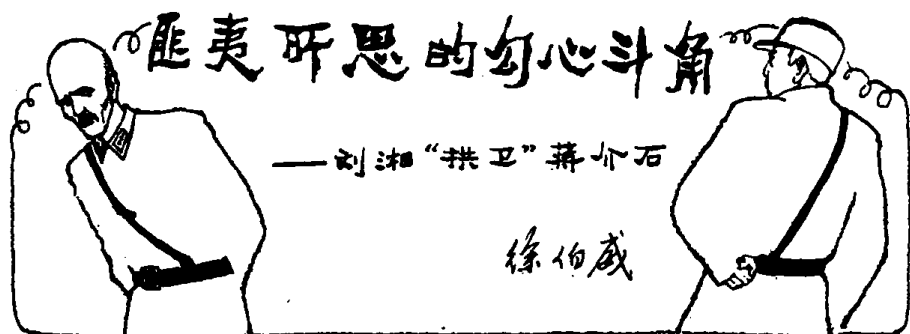
赵尔巽在把本子放下后，再抬头一看壁上；这一看，就更看出一些道理来了！原来壁上高悬了一副长大的对联，全绦精裱，字墨苍劲，联文是：“爱酒、爱花、爱书、

爱国、爱苍生：名士皮毛，英雄肝胆。”“至明、至洁、至大、至刚、至诚恻：圣贤学问，仙佛心肠。”旁边一行行书小字是：“硕弟（尹昌衡号硕权）自撰此联嘱书。”底下落写“王芝祥”三字。赵尔巽一见大惊：原来王芝祥曾任湖北臬台，和赵尔巽的家庭是世代通家（就是几代人都有交情和往还），而王芝祥本人，又是赵尔巽平时最佩服最敬重的人之一。现在看见这副对联称尹昌衡为“硕弟”，不知王芝祥和尹有何密切关系！这样看来，倒要慎重考虑，不能随便对尹下手了！想到这里，决定暂不和他计较，再等一下看看再说。于是站了起来，走出房门，轻轻把房门带上，悄悄走回总督衙门。

正是由于赵尔巽这种矛盾反复的心情，就使得尹昌衡在风头十足中无形坐大起来。

自从尹昌衡在凤凰山出了这个风头后，很快就在四川军人中流传开了。四川军人中有什么牢骚都来向他倾吐，有什么委屈都来向他剖诉。他也就开心见肠暗地里替他们出谋画策，帷幄运筹。这样，尹昌衡就逐渐隐然形成了四川军人当中幕后的一个领袖人物。

尹昌衡后来的成就，可以说就是由舌战赵尔巽起家的。



一九三三年，最末一次的四川军阀混战，以刘湘大获全胜而告终结。刘湘成了四川最大的头名军阀，他拥兵一百余团，既是国民党的二十一军军长，又是四川善后督办；既是“四川剿匪总司令”，又是四川省政府主席。他的实力地位，使得一向与他分庭抗礼、鼎足为雄的其他四川军阀，都不得不俯首听命于他，并使这些人感到有被他宰割吞并的危险。这便产生了刘湘同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人之间的矛盾，它又导致蒋介石利用这一矛盾以制服刘湘，也就使得刘湘对蒋介石更加猜疑愤恨。

正当刘湘在野心勃勃地从事统一四川的同一时期，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区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它不仅各个击破地挫败了四川军阀的“六路进剿”，而且在达县地区彻底粉碎了以刘湘所部三十余团兵力组成的第五路主力军，这就在一九三四年冬造成了即使是全川军阀全力以赴也难以抵御川北红军的紧急局势；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川东南又来了红二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以刘湘为首的所有的四川军阀和统治阶级，都面临被红军消灭的危险。这是刘湘等人同工农红军之间的矛盾，它导致刘湘等人不得已而引狼入室地求援于蒋介石。

蒋介石抓紧这一趁火打劫的时机，提出“四川是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口号，从各方面大肆侵入刘湘视为已有的四川。蒋介石使用包括各牌特务在内的各种力量，从各个方面以各式各样的方法手段，分化刘湘的军队，侵占刘湘的地盘，必欲吞并消灭刘湘而后已。当然刘湘也不是好惹的，他的反抗回击也很厉害。“恶龙难斗地头蛇”这句俗话，很符合蒋、刘之争的情况。

下面所要摆的龙门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发展的。自一九三

五年起，刘湘同蒋介石之间勾心斗角的斗争，奸诈百出，变化多端，从它曲折的过程和阴暗内幕里，使人们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权谋诡计，从而提高对旧中国生活广度和深度的认识。

这些龙门阵，都是真人真事，有的人现在还活着，为了实事求是，也就不避讳真姓真名。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此，并非故意触犯当事者，务望多多原谅！如有错落不实的地方，请予指教改正！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旬的一天午后四点过钟，驻扎在距成都九十华里的新津县的国民党二十一军模范师师长郭勋祺，忽奉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的特急密电，说是蒋介石第二天上午要由成都前往峨眉，途经新津，命令他严密拱卫，不得有误。

郭勋祺身躯魁梧，声音宏亮，人们根据他粗枝大叶的外表，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郭莽子”，其实他一点也不莽，他的心思是很细密的。郭勋祺看完刘湘的电令就感到有些诧异：为甚么蒋介石第二天上午要从新津县经过，头一天的午后四点过钟刘湘才打“限立刻到”的特急电报通知他？这未免为时太晚，也就是说出乎一般常情之外。

蒋介石是当时的“最高统帅”，是集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他要到什么地方和从某一个地方经过，照例要提前几天通知有关各方，作好准备，警卫森严，有迎有送，礼仪隆重。这既是封建统治者必讲的排场，也是维护其安全的必要措施。蒋介石虽然仅仅只从新津县经过一下，但是由于当时岷江之上尚无现在这样的公路大桥，所有的汽车都要过两次渡船，而且还要在两渡之间走五华里的坎坷不平的河滩路。这就更需要提前通知，才有充分的时间作好部署。却怎么弄到迫在眉睫的时候才发出这种紧急通知？这说明刘湘得知蒋介石要去峨眉的消息的时间已经很晚，为甚么很晚才得知要去峨眉？要不然，就是蒋介石临时才作出去峨眉的决定，又为甚么临时才作出决定？郭勋祺反复地思虑分析，越来越感到这件事很有蹊跷。他自己对自己说：“有名堂！要深思熟虑，把稳行事。先抓紧时间下了命令再说其他吧！”

于是，郭勋祺根据刘湘的电令，立即派遣他师部的上校副官长胡秉璋^①负责执行拱卫蒋介石的任务。他把命令下达后，才专心一志地思考问题。

郭勋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他第二天去不去迎送蒋介石？这是一个难得的“攀龙附凤”的好机会，如果由此而直接巴结上“最高统帅”，是可望升

^①胡秉璋，现已八十三岁，尚在成都。